

《公元一九二七》

## 【試閱內容】 1

〈情定美齡 聯盟煥章〉

……

宋美齡認真地說：「總司令軍務繁忙，能陪我這幾天，美齡已不好意思，怎敢再煩勞呢？」

蔣介石笑道：「感謝三弟的理解。中正知道令兄對南京政府以及我本人還有誤會，但我相信，這種誤會一定會消除，南京政府對宋部長這樣的人才也會一如既往地期待，這也是爲了實現總理建國大綱的需要。遺憾的是，現在還有很多人理解我，甚至不理解革命。」

宋美齡點頭。她被眼前這位軍人俘虜了。從外表看，他遠比二姐夫英俊；從內心看，他堅忍，有原則，更有責任感。宋美齡說：「有個義大利人寫過一部著作名叫《君主論》，書中說：『人民是沒有判斷力的，他們往往依靠一種經常聽到的輿論來建立他們的看法。』」

聽了這話，蔣介石內心一動，說：「我在見到總理之前，認爲革命的宗旨就是『弱肉強食，優勝劣汰』。後來總理指正我說：革命的宗旨應該是『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』。我在想，公要靠什麼來維護？很簡單，靠道德來維護。人民儘管沒有判斷力，但他們很清楚自己要什麼，他們要天下爲公啊。」

這番肺腑之言，讓宋美齡再次感動，說：「我拜讀過總司令寫的〈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〉，你在晚上冒極大風險坐小艇上岸給二姊夫買日用品，真的讓我感動。你的勇氣和行爲就是一種爲公啊！」

蔣介石堅定地說：「中正堅信，沒有孫先生，就沒有國民黨。沒有國民黨，就沒有中國。每日做事，中正都自問有無疚心，朝夕以爲相惕。」

宋美齡說：「人生實爲一大冒險，而作爲革命領袖，恐怕順應時勢、迎合衆心是唯一之要件。」

蔣介石感慨道：「三弟說得對。順應時勢、迎合衆心，這也是辯證的關係。我說過，不懂得辯證法，就沒有革命的資格。要想辯證地做到這八個字，還需要輿論

支持。好在布雷先生就要來南京，他可以幫助我把輿論的問題拉起來，我也好專心致志地北伐，盡快將中國統一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。為此，我再三懇求三弟能留在我身邊。」

面對蔣介石這種方式的求婚，宋美齡春心萌動：「你閃亮射人的眼睛告訴我，你是個英雄，但你跟我說要我留下沒有用，要我媽咪同意才行。我的家庭是基督教家庭，我們都聽父母的，如果我媽咪同意了，我再考慮。」

蔣介石立刻用堅定的口吻說：「一言為定！中正定會請求老夫人答應你留在我身邊。我也相信，身為宰相徐光啓之後裔的老夫人一定會通情達理。」

宋美齡笑了，說：「但二姊我說服不了她，大姊準備請譚延闓先生來說服大哥，他很信服譚先生。」

蔣介石似乎看到了曙光，不禁握住宋美齡的手戀戀不捨地說：「我期盼這一天早日到來。」

眨眼到了兩人分手的時間。這八天中，蔣介石無時不在關注局勢的變化。武漢方面沿京漢線一路向北，勝仗連連，奉軍已全線崩潰。

但最讓人頭痛的是汪精衛與馮玉祥的關係，他們兩人背後都站著蘇俄共產黨。幸虧張作霖在北京搜查到大批蘇俄暗中分化中國的文件，才讓馮玉祥聯共有所顧忌，而汪精衛也吃了不少蘇俄的苦頭。

五月初，南京宣布二次北伐，比武漢晚了十二天。那是因為所有的情報都告訴蔣介石：唐生智、張發奎主張東征消滅立足未穩的蔣介石。如果四月寧漢戰爭爆發，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，也就談不上二次北伐。直到四月十九日，武漢方面舉行了北伐誓師大會，來自西面的危險暫時消除，蔣懸著的心才放下。

但蔣介石很快弄清了汪精衛的意圖：與馮玉祥聯手，打敗奉軍；再聯合山西的閻錫山，由馮玉祥領頭繼續北伐；武漢北伐軍則轉向東南，與南京開戰。

這樣的如意算盤在蔣介石看來是可笑的，唐生智、張發奎會團結嗎？以多變著稱的西北軍馮玉祥會聽你汪兆銘的？武漢可以與馮玉祥在鄭州會師，我蔣中正難道就不可以與馮玉祥在徐州會談？夏斗寅的倒戈，許克祥的反叛，都說明武漢方面正在走向劣勢。倒是另有一件事需要未雨綢繆，即如何啟動與西山會議派的合作？這不是軍事問題，而是政治問題。這個政治問題又與嚴防目前合作良好的胡漢民

有關。

蔣介石站在鎮江車站的月台上，不斷向遠去的花車揮手，他派宓熙務必將宋美齡安全送回上海。

焦山之行收穫頗豐，蔣介石開始思考如何處理陳潔如的問題。他知道，能妥善處理好這個問題的人只有一個，就是二兄張靜江。要抽時間與二兄談談。

關於焦山之行，有文獻指出：子虛烏有。因為從蔣介石的日記看，五月十八日，他從南京到上海參加陳其美殉國紀念會。那天上午七時，列車到上海後，他沒有去會場，而是先去看望了宋美齡。如果蔣宋有焦山之行，也應該是十八日以後的事。

但從已披露的蔣介石日記來看，從六月五日到七月六日之間，蔣宋二人來往異常密切，雙方進入到相思的階段，期間宋美齡第一次給蔣介石寫了信。除了信件往來，七月三日晚，兩人還在上海鄉下的一家小餐館吃飯；七月五日晚，蔣介石帶宋美齡乘車在上海兜風到深夜一點。蔣介石往返上海參加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典禮、宴請上海商界頭面人物時，都要抽時間與宋美齡歡聚。

在戰爭間隙、政權不穩之時，兩個對時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男女突然之間如此地親密，應該有一個觸發的契機。這個契機很可能就是焦山之行，……

## 【試閱內容】 2

〈遁入井岡 壯志凌雲〉

……

### ■ 場景二 死裡逃生

從安源到銅鼓大約有三百六十里路。毛澤東發出給蘇先駿的信息後，立刻啓程趕往銅鼓，陪同的有潘心源，劉建中、周克民兩人負責帶路。

四人分爲兩組，沿著銅鼓通往湖南瀏陽的古道而行。劉、周化裝成小販前行，毛、潘則化裝成漢冶萍礦的採購員走在後面。爲了安全，兩組人拉開了一段距離。

九月八日，當劉周二人過了瀏陽與江西萬載交界的黃坳後，發現毛潘竟沒了蹤影。劉周兩人慌忙跑回銅鼓，報告情況。

蘇先駿先是爲有中央大員蒞臨而高興，可現在人沒了，也不知該怎麼辦，只能趕快派人四處尋找。此時，毛澤東已被張家坊的挨戶團（國民黨民團武裝）團丁抓住了。

關於這次被抓，目擊者不少，但連抓他們的團丁也根本不知，這兩位教書先生模樣的人是誰。知道此行秘密的人只有潘心源與毛澤東自己，而潘心源四年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，他留下了「秋收暴動之始末」等文字，卻並未詳述毛澤東被抓的情形。今天人們看到的有關毛澤東這次遇險，都是他本人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的記錄。這個簡單的記錄，給後人留下了無盡想像。

根據毛澤東自述以及後來史家的考證推斷，這次毛澤東遇險有幾個逼近事實的元素：

一、他與潘心源同時在黃坳遭遇挨戶團，但他被抓，潘心源跑了。

當挨戶團將毛澤東押回張家坊準備處死時，潘心源正在潛往他的老巢—瀏陽城途中。他身上帶著此次去銅鼓的大部分經費。八天後，安源的王興亞率隊進攻瀏陽時，居然碰上了潘心源，並向他了解瀏陽城內的兵力情況。王興亞攻下瀏陽城後，黨代表蔡以忱返回安源，潘心源接任了這支隊伍的黨代表職務。本來有機會與毛澤東重逢，可他只當了三天的黨代表，王興亞的隊伍就被突如其來地打擊瓦解了，他只得再次逃命……

二、毛澤東被抓時，口袋裡是有錢的。他花錢賄賂了押送著他的團丁；脫險後，身上還有幾塊錢。他用這些錢買鞋、雨傘、住店、吃飯，直到抵達銅鼓。

毛澤東究竟花了多少錢賄賂？有文獻說是幾十塊，急中生智的毛澤東把銀元撒在地上，趁團丁爭搶時逃走。也有文獻說毛澤東只給了他身邊的一位黃姓團丁幾塊銀元，在團丁暗示下，他順利逃脫。

毛澤東最後得以脫身，多虧了身懷良好水性，游泳也是他畢生鍾愛的運動。他敏捷地跳進一個長著茂盛蒿草的水塘，並將整個身子泡在水裡。萬幸的是，此時已近日落，地處山林邊的水塘十分昏暗。儘管團丁在四處搜尋，搜索過程中彼此的距離甚至曾近到幾乎是毛澤東一伸手，就能觸碰到團丁。毛澤東在告訴斯諾時說：「可是不知怎麼的，我沒有被他們發現。最後，天色暗了，他們便放棄搜索。」

三、因為毛澤東在逃命時，跑丟了鞋，一直是赤腳，雙腳被樹枝等劃破受傷。團丁離開後，光著腳的毛澤東看看四周，都是山，且天色已晚，他迷路了。幸運的他竟然碰到了正在打柴的銅鼓紙工會會員陳九興，才知道此地叫月形灣，前有形似臥虎的虎嘯山，左有蛇形山，遠處是獅背山，翻過山不遠就是排埠鎮，再走二十里路，便到了銅鼓縣城。陳九興見毛澤東腳因傷而開始潰爛了，熱心地把他安排在吳家祠堂住了一夜。

多年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仍然沒有忘記銅鼓的這位打柴人，多次給陳九興寫信，並提到排埠月形灣，稱他為「救命恩人」。過了七十八年（二〇〇五年），月形灣被人們稱為毛澤東的化險福地。有人投資千萬元，建起一個占地四百畝的福地風景區，豎立了一座四米九高的毛澤東銅像。

當又黑又瘦、夾著傘、拉著棍、頭髮老長、衣衫不整的毛澤東出現在銅鼓時，頗為狼狽，一點兒也沒有「中央領導」的氣息。他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。

蘇先駿的人把他當成流浪的跛子。巧的是在隊伍中，有一名叫張子清的營長認出毛澤東，此人是廣州農講所第六期學員，恰與毛澤東有段師生情。他不僅把毛老師介紹給蘇先駿，在後來的行軍中，也給了毛澤東很大幫助，一直派人護衛他，讓因為缺乏藥物導致腳傷發炎膿腫、幾乎無法行走的毛澤東坐滑竿隨隊行軍。

腳傷，並沒有影響到毛澤東堅強的意志和智慧，反而使他更加冷靜地處理瞬息萬變的軍情。一個多月後，他到達井岡山，有一位被人稱作「永新一枝花」的十八歲少女，用中藥為他清洗化膿的腳。這個少女叫賀子珍，她後來成為毛澤東的第三位夫人。而治療腳傷是兩個人最初的交流。……